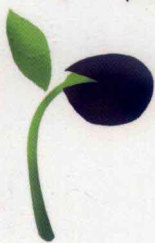


胡燕青 麥樹堅 編

起點

從年輕人的作品學個功課



這些 **年輕人的作品**，將為你帶來莫大驚喜，每篇之後，附著名作家（包括劉以鬯、劉紹銘、洛夫、痲弦、王璞、鍾玲、古劍、黃子平、葉輝、王良和、林幸謙、葛亮、可洛、麥樹堅等著名學者和作家）的意見，以及由編委會撰寫的詳細導讀，作品的優勢一目了然。

匯智出版

胡燕青 麥樹堅 編

起點



——
從年輕人的作品學個功課

匯智出版

責任編輯：羅國洪

封面設計：洪清淇

書 名：起點

編 者：胡燕青、麥樹堅

策 劃：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
九龍塘窩打老道224號香港浸會大學溫仁才大樓OEE1203室

出 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赫德道2A首邦行803室
電話：2390 0605 傳真：2142 3161
網址：<http://www.ip.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 次：2011年4月初版
© 2011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78-988-19619-3-8

前言：都不算是「第一」

朱少璋

以敢言見稱的德國漢學家顧彬 (Wolfgang Kubin) 認為諾貝爾文學獎不是文學的標誌；理由是有的時候連非常差的作家都會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說：「好作家應當有自信，不應考慮得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是世界級的獎項，作家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就容易給人「世界第一」的錯覺，只是這錯覺恐怕與獎項本身無關。顧彬說「有的時候連非常差的作家都會得諾貝爾文學獎」，也許是事實，同時也許只是事實的一小部分。

世界文學舞台是否需要諾貝爾文學獎我無權過問也無力過問，但香港在「大學」的層面是否需要文學獎我倒比較關注——文學創作實在需要年輕人接棒。事實上，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及語文中心合辦的「大學文學獎」自首屆以來 (2000-2001)，工作小組每次都收到稿件數百份，參賽作品水平備受評判肯定及推崇，部分得獎者現已成為香港新晉作家。「大學文學獎」分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比賽專為大學生、大專生、研究生及離校未滿三年的本科和研究院畢業生而設，希望藉文獎比賽提高青年人的創作興趣和水平。文獎附設的「少年作家獎」則供中學提名學生

參加，藉以培養中學生的寫作興趣；每一屆都有不少少年作家獲嘉獎。

為使文獎賽果更具公信力，賽會邀請海內外文學名家出任評審委員（每組設評審委員三人）。而「研究院／大學／大專」組的參賽作品，在評審過程中均作糊名處理。賽會並採用較周密的「雙審」制審稿：初審中每位評審委員會評閱三分之二的稿件，務求令每一篇參賽作品在初審過程中都最少經兩位評審委員評閱。在決審會議上，各評審委員按決審名單中的作品進行深入而仔細的評審，經討論後再定出各組別的得獎名單。

《起點》為關注香港文學創作的讀者展示了「大學文學獎」（第四屆、第五屆）得獎者的創作成果。讀者大可不必以「文學的標誌」、「大學第一」或「全港第一」視之，但最低限度，《起點》中的作品都是用心之作，而作品都經專業評判肯定其創作水平，值得重視。

瑞典籍漢學家馬悅然（Goran Malmqvist）勸作家不要太看重諾貝爾文學獎。他說：「世界上好的作家很多，可能有五百個甚至一千個值得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但評審不一定都讀過這些作品。」「大學文學獎」的規模固然比不上諾貝爾文學獎；誠如馬悅然所說的滄海遺珠，深信所在多有。有「獎項」便同時有「遺珠」，這幾乎是任何比賽的「宿命」。「大學文學獎」工作小組各成員一致同意以「起點」作為文集的名稱，這意味着我們並非視「大學文學獎」的

得獎作品為「第一」，而是把得獎作品視為年輕作家在文學創作上的「第一步」。

「第一」是「結果」。「第一步」卻只是「開始」……

但願，多一片沙灘——代序

麥樹堅

本來，這個難以啟齒的印象不過偶然出現，而且畫面模糊不清。

可是最近幾年，我穩定地與一班又一班學創作的學生「分手」，與印象相關的畫面遂頻密重播，播得愈多影像竟然愈清晰，達至揮之不去的地步。雖然沒有造成情緒困擾，但為了解咒，我決定把它寫出來——即使會惹來各位訕笑。

——應該是廿年前的復活節假期，上午。我吃完早餐，看電視機播放的生態紀錄片打發時間。熒屏裏有隻綠海龜冒着生命危險摸黑登陸，牠吃力地爬上沙灘，一副倦得要死的頹相。牠慢慢爬到三十年前出生的地方專注挖沙，用那扁平的上肢忠實地挖。然後牠生蛋，接着挖沙、生蛋，一臉潯然。海龜蛋雪亮如大珍珠，光滑盈輝。此時旁述開腔，說有些海龜下蛋後體力耗盡回不了大海，在岸上等候發落；有些不辨方向爬進亂石堆，卡在石隙內等死。能平安游回大海的，也未知有沒有重臨沙灘的好運。

幸好下一個鏡頭是黃沙上冒出數百顆黑點，小海龜破殼而出衝向大海。初生海龜的膽識穿過熒屏感動了我，正想替牠們打氣，眼前卻是一幕幕屠殺：小海龜相繼成為海鷗和螃蟹的點心……畫面如實呈現牠們夭折的慘狀。半分鐘後，鏡

頭追蹤那些成功突圍的小海龜，牠們毫無懼色拚命划水，但旁述澆來一盆冰水：牠們或被船隻的螺旋槳大卸八塊，可能被鯊魚咬得支離破碎，或者被油污封住口鼻窒息而死……綠海龜活到成年的機會率是：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這個令人鼻子一酸的數字……在我腦中作怪。

此後萬試萬靈、屢應不爽——每次中學老師問我有沒有可靠的寫作班導師介紹，或慨嘆於校內搞寫作小組吃力不討好，甚至愛寫作的孩子一個又一個觸礁……我眼前就出現上述的綠海龜求生歷險記。

隱然的呼應，生命延續的歷程。

香港文學前進的步履如何，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文壇要有舊人、前輩、長青樹坐陣，他們是壓場的將領。將軍重要，卻沒有抹殺初生之犢、後來者、新血的存在意義。兩者非但沒有排斥，且某程度上互相依存。甚至換一個角度：將軍也是從小兵逐步成長而成的。

關心香港文學的人，偶爾會擔心「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也驚懼青黃不接、後繼無人。近年文壇出現新面孔，有些曝光率較高，常常發表作品；有些只在得獎名單中曇花一現（但我們沒有忘記寂寂無聞但努力打拼的小伙子）。的而且確，新人出現了，但未算是湧現。有誰會嫌文壇新兵多？其實我們有相同的預知，有類似的感悟。

——如何抗衡一個不斷消耗、流失、削減的趨勢。

不同於骨膠原、鈣質……它們不斷流失，可是只要定時補充就能維持於理想水平。又如一個底部穿孔的甕，只要不斷注水，甕裏還會有水的。文壇求才若渴、擔憂後無來者的情況，不單關乎流失速度，還要評估補充速度。流失少於補充，情況容易受控；但流失大於補充，就不得不憂心了。

所以，我總想到小海龜兵團。地球上很多物種，正是被高流失、少補充的勢頭迫上絕路，最終絕種。文壇新兵起初也是行列整齊、昂首闊步的，但一「落水」，自身和社會問題旋即成為淘汰的風浪。有些孩子猶未走出校園，就被功利的漩渦扯到千澗之下；有孩子拚命堅持，胸懷理想，卻被孤獨折磨得遍體鱗傷。我還是中學寫作班導師時，每年目睹倖存的學生只有一二。而且，導師只要稍稍鬆懈不加以跟進，他們轉瞬便銷聲匿跡。不斷失望，然後（唯有）不斷再盼望。第二年繼續開班、再到另一所學校開班，希望當中有誰會熱心起來，可以衝出重圍稍稍成長。

今時今日，在中學「巡迴」教寫作的老師人數不多，他們縱有赤誠之心，也不能長期為文學小將遮風擋雨。

專家保育綠海龜的方法，是盡量倍大幼龜的數目，以抗衡流失、提高存活率。保育員會把部分蛋搬到實驗室加護（因為日照不足或過烈、溫度過高或過低，都有可能使整窩蛋垮掉）。小龜出生後，養牠們一段時間才放歸大海，就可避過沙灘突圍的一劫，這就可能令千分之一變成五百分之一。

近年學界愈來愈注重文藝創作，為提高學生的寫作能

力，學校爭相聘請作家入校搞寫作班。問題瞬即浮現：能教寫作的導師人數極有限。寫作班導師必須有寫作經驗（毋容置疑的）。借用中學老師使用的詞彙：要現役的。

不受正職束縛、平日下午有時間到校的作家人數不多，當中又以年輕作家為主。學校之間展開導師爭奪戰，用人脈，用資源，用真誠，希望能把導師拉到自己的學校。結果，經驗、名望俱備的導師要早一年預約，還要簽合同作實。後知後覺、錯失先機的老師此時才恍悟僧多粥少；明知導師質素參差，硬着頭皮慌不擇路、藥石亂投，倉卒找人開班以完成任務。但老師搖頭嘆息，親臨課堂發覺課程內容沒有質素保證。學費都是小事，所託非人的惡果，是學生沒有得着、對創作產生誤解。他們逃避創作的話，定必埋沒更多良才。因果相隨，惡性循環，好導師少，年輕人接觸真正創作的機會更小。

中學老師學乖了，知道出版價值未必等同文學價值。名氣不大的年輕人可以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實力……和愛心（我有好些學生，還未大學畢業已當上寫作班老師，他們每逢周六都到中學教創作）。老師會留意文學獎的得獎名單，除了關心校友是否榜上有名（請校友教班不易遭拒絕），更留意有甚麼可靠的新人出現。

在他們心目中，於文學創作比賽中脫穎而出的人，乃經過評判嚴格審核，質素有保證。得獎者有實力，有經驗，固然年輕又風趣，在中學裏推動小班寫作可說是勢如破竹。

這並非個別老師的想法，我和我的文友都有如下經歷：素昧平生的中學老師打電話或寄電郵過來，邀請我們入校開班。懷着好奇心追問招兵買馬的緣由，對方說「你得過獎又出過書」……留心「又」字的意味，原來文學獎悄然成為一項「揀蟀」參考。

年輕作家原來肩負不能輕看的任務。他們隨時是未來文壇的中流砥柱，又可能是下一輪新力軍的啟蒙老師。

或有人問：文學獎價值何在？僅僅作為標籤嗎？

寫作可以拜師，可以自學。不論學到哪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種類的文學活動歡迎參與。對於文學獎，年輕人不一定當作「必經之路」。繞過文學獎，投稿到文學雜誌，他們一樣可以出道，一樣可以踏入文學圈。不少創作達人並沒有在任何文學比賽得過獎，或者根本沒有參加。他們的出道經歷已證明不必以文獎的成敗論英雄，正正是英雄莫問出處——寫得好，有麝自然香。

然而，何需拒絕多一種途徑、多一次機緣呢？喜歡寫作的孩子有不同性格，有人喜歡低調出發，安於獨自埋頭埋腦去寫；有人需要指引，希望文學獎能提供方向。

那麼，文學獎的參加資格應該愈開放愈好啦，為甚麼要有限制？可是，最最最寬鬆的參賽資格都是歧視，那麼為何不換個角度想：令限制變成特色？硬要球迷替世界盃和歐冠盃分高下，相信他們會有何必之嘆。

大學校園保護着眾多年輕人的創作夢：不單單可副修創

作，獲得專注研習的機會，同時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友伴和氛圍。可惜，畢業的鬧鈴再姍姍來遲（充其量是四年），也難以迴避這樣的事實——學生揉着惺忪睡眠、將所有關於寫作的人和事「打包」，然後換上西裝、結領帶、挽着公事包上班去。

不止一次！

不止一個！

最天才橫溢、最意氣風發的少年人也在這個關口倒下！少數人投身社會後，努力尋找工餘的窗戶探頭換氣，讓寫作生活彌留數年。「彌留」是最難熬的時期，但偶有「復活」的人，寫出最澎湃的作品。

有種在海上載浮載沉的感覺，喜歡寫作，就要對抗這樣的生存環境。

然而，聽說樓價只升不降，年輕人為「上車」發愁，因此更加努力工作、工餘再努力進修，每天只睡得幾小時。聽說胼手胝足過後，減壓的娛樂有很多，應該及時行樂，免得遇上各類癌症年輕化。聽說要帶大一個孩子要幾百萬，不入國際學校便沒有出頭天，還要想法子給孩子讀多個興趣班。聽說投資是城市人的基本技能，但不只適用於知識投資，而且事事講求回報。聽說積極和消極，生活還是沒有兩樣……這種「浪潮」已算家常，預料之外的狂鯊、漩渦、颱風、油污、魚網……不知何時出現，就好像疲累、灰心、懶惰、傲慢、失望……殺死一條又一條寫作生命。

千分之一嘛（其實真實數字遠低於此吧）。

自身的、外來的打擊，對僅存碩果作全天候摧殘。

我們渴望更多年輕人喜歡寫作，並且寫得愈來愈好。可是，喜歡寫作的孩子實在是相繼殞落。如果能在重要關口替他們打打氣、肯定他們的努力，不要問將來的成功率，目前來說也是好事。

如果我們把近年本地文學獎的得獎名單放在一起，圈出持續活躍文壇的名字，你或許會擔心，並對未來有懷疑。消耗說並非無根：得獎者實力備受肯定，是我們朝思暮想的璀璨新星……可惜，他們不會悉數投身文藝創作，且視為終生興趣。不過仍教我們欣慰的，是圈出的人名在文壇已有自己的位置，或繼續得獎，或著作接連出版。有人辦起文學雜誌，有人成立出版社。他們是寫作班或講座的導師，甚至成為比賽評判……

未來沒有保證，但未是氣餒的時候。多一個千分之一，都教人翹首以盼、引頸以待。恍恍惚惚，文學獎如養育綠海龜的沙灘，帶來可大可小的企盼。對於文學獎，我抱持大方、包容的態度：它不一定帶來收穫保證，但不見得會招致嚴重損失。我願意癡癡的等，一屆又一屆，因為，綠海龜無論初生或成年，泅游的翩翩美態都教人肅然起敬、念念不忘。牠們在無際的海洋裏，以鷹一樣的高貴氣質昂然前進。

這鷹樣的魄力，稍稍減輕了印象對我的困擾，教我冀盼下一屆文學獎的始動。

目錄

前言：都不算是「第一」	朱少璋	vii
但願，多一片沙灘——代序	麥樹堅	xi

第四屆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

新詩組

謎	梁智	4
攔路的雨	布正峯	10
婚禮頌歌	陳嵐	14

散文組

鐵甲人	呂永佳	20
男樹·女樹	章笑笑	27
那些時候，那些事情	方秀宜	32

小說組

故土	許之葭	38
朱砂的髮帶	江月	44
消失病	蕭嘉裕	59

第五屆大學文學獎得獎作品

新詩組

所謂鄉愁	韋舒穎	76
從一個小方格裏所窺見的……	莊達成	80
七月	陳萃心	85

散文組

定向・行走	盧勁馳	90
仙乃日	楊中樺	98
租客	盧珮珊	105

小說組

舊同學聚會	何煒筠	112
關於林四妹	盧珮珊	121
麵舖	陳若梅	126

第四屆
大學文學獎
得獎作品

